

大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營二

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 慧寧

左街相國寺講經論大德賜紫 智輪

同奉

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五 正傳十三人 附見五人

占成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一

後唐天台山全宰傳二

晉巴東懷濟傳三

晉蘭州光國院行遵傳四

晉襄州亡名傳五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六 曹和尚

周偽蜀淨衆寺僧緘傳七 大慈寺亡名

周杭州湖光院師簡傳八

大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九

大宋潭州延壽院宗合傳十 道因

大宋印州大邑靈鷲山寺點點師傳十一

大宋天台山智者禪院行滿傳十二

大宋魏府卯齋院法圓傳十三 鑪師李玄通

後唐韶州靈樹院如敏傳

釋如敏閩人也始見安禪師遂盛化嶺外誠多異迹其為人也寬綽純篤無故寡言深憫迷愚率行激勸劉氏偏霸番禺每迎召敏入請問多逆知其來驗同合契廣主奕世奉以周旋時時禮見有疑不決直往詢訪敏亦無嫌忌啓發口占然皆准的時謂之為乞願乃私署為知聖大師初敏以一苦行為侍者頗副心意呼之曰所由也一日隨登山脊聞却之潛令下山回顧見敏入地焉苦行隱草中覆其形久伺之乃出往迎之問曰師焉往乎

曰吾與山王有舊邀命言語來如是時或亡者乃穴地而出嚴誡之曰所由無宜外說復吾閑務後終于住院全身不散喪塔官供今號靈樹禪師真身塔是歟  
系曰靈樹如遇大安必壽臘縣長出人常限疑此亦所聞異辭矣

後唐天台山全宰傳

釋全宰姓沈氏錢塘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觀善徵勤投徑山法濟大師削染及修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閻巖以

卷二

二

占

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其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旁或代汲泉或供采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天成五年徑山禪侶往迎歸鎮國院居終于出家本院焉

晉巴東懷濬傳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其為僧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濬且能草聖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

之刺史干公患其惑眾繫獄詰之乃以詩通

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焉辯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唯書三五行終不明言其事微密驗時荆南大校周

崇實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曰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旁尋為取民家女遺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

卷二

三

占

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授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為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跡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巴

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無更勒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茶毗焉

晉閩州光國院行遵傳

釋行道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莊宗即位入洛進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未會明宗將入兵亂相仍乃自剪飾變服爲僧竄身巴蜀逮晉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默於閩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人不之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欵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

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畚鍤方與適遇客至爲家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人各爭得百餘後圯墁之門壁壞往往而有焉遵

或經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間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緇徒爲其茶毗焉

晉襄州亡名傳

釋亡名不知何許人也觀方問道不憚艱辛勝境名山必約巡訪矣天福中至襄州禪院挂錫與一僧循良守法同九旬禁足其人庠序言多詭激稱名曰法本朝昏共處心雅相於若父要之法屬焉法本云出家習學即在鄴都西山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前約因往尋問泊至山下

營二

四

村中投一蘭若止宿問彼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但有名存耳故無精廬淨舍立佛安僧之所也僧疑之詰且而往既觀竹叢叢中果有石柱茫然不知其涯俟僧憶法本臨別之言但扣其柱即見其人

遂以小杖擊柱數聲乃覺風雲四起咫尺莫  
窺俄爾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  
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之舊事說  
襄郢之土風乃引度重門升祕殿領參尊宿  
若綱任焉顧問再三法本曰早年襄陽同時  
禁足曾期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善可飯  
後請出在此無座言無凡僧之位次也食畢  
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  
向頃之宛在竹叢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其僧  
出述其事罔知伊僧其終焉

系曰入竹林僧何人也通曰遇仙之士亦仙  
之士聖寺之遊豈容凡穢一則顯聖寺之在  
人間一則知聖僧之參繙伍無輕僧寶凡聖  
混然此傳新述於數人振古已聞於幾處且  
如北齊武平中釋圓通曾瞻講下僧病其僧  
夏滿病差約來鄴中鼓山竹林寺事跡略同  
此蓋前後到聖寺也

漢洛陽告成縣狂僧傳

曹和尚

卷二

五

占

釋狂僧者晉開運中徧於邑下乞石礦灰日  
夜驅荷入大小留二山中謂行人鄉叟曰要  
造宮闕然莫之測也皆謂爲風狂有何准據  
如是運至數千石封閉甚固其後鄉人不意  
此僧絕乎蹤跡屬乾祐初漢祖既入今東京  
即位不逾年而崩當是時也詔卜睿陵於大  
留山下計慮者云甃瓦數百萬此山之內可  
陶而燒其如礦灰烏可得乎俄有里骨曰此  
地元有僧積藏灰可數千石准用應足按行  
使山陵畢用無孑遺其僧也非狂由此方證  
之矣又鎮州釋曹和尚者恒陽人也不常居  
處言語糾紛敗襦穿屨垢面黧膚號風狂散  
逸之倫也齊趙人皆不測而多重旃或召食  
食畢默然而去其狀猶不醉而怒歟府帥安  
重榮作鎮數年諷軍吏州民例請朝廷立德  
政碑碑石將樹之日其狀屹然曹和尚指之  
大笑曰立不得立不得人皆相目失色主者  
驅逐曹猶口不絕聲焉至重榮潛萌不軌秣

馬利兵垂將作逆朝廷討滅碑尋毀之凡所指斥猶響荅聲也後不測所終

周偽蜀淨衆寺僧緘傳 大慈寺亡名

釋僧緘者俗名緘也姓王氏京兆人少而察慧辭氣絕羣大中十一年杜審權下對策成事秘書監馮涓即同年也乾符中巢寇充斥

隨流避亂至者宮投中今成納納攻淮海不利遂削髮出家屬雷滿據荊州襄州趙凝攻破之梁祖遣高季昌誅滅焉江陵遂屬高氏緘避地叢峽間後唐同光三年入蜀尋訪馮涓已死矣遂居淨衆寺而髻髮皓然且面色紅潤逍遙然人不測其情偽有華陽進士王

處厚者乙卯歲於偽蜀落第則周顯德二年也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白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知耳遂說本唐文宗大和初生止今一百三十餘載矣處厚曰某身跡奚若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

管二

六

占

也屬令勿洩明日再尋香沉聲跡一日復扣關自來云暫去札峨眉結夏於黑水方還緘於按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曰考乎真偽非君燭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抽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試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也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之北隅同謁故太尉齒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虎雜自堂宇間綴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慄而作緘曰此輩將為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為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生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往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人姓名為誰耶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

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須臾吏散緘  
携手出廟及暝而去至春試罷緘來處厚家  
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僧  
堂中問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  
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為  
程及乎勝出驗之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  
營二

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為程處厚唯狎  
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歡由是荒亂不起  
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  
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也詳其緘  
之生於文宗大和初也成身在宣宗大中王  
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也次偽王蜀城

都大慈寺僧亡名恒諷誦法華經令人樂聞  
時至分衛取足而已身微所苦有示方藥伊  
僧策杖入青城大面山採藥泂溪越險忽然  
雲霧四起不知所適有頃見一翁僧揖之序  
寒暄問何以此僧曰為采少藥也翁曰莊  
舍不遠略透神足得否僧曰迷方失路願隨

居士少頃雲散見一宅宇陰森既近翁曰且  
先報莊主人矣僧入門觀事皆非凡調問曰  
還齋否曰未食焚香且覺非常鬱悖請念所  
業經其僧朗聲誦經勉令誦徹部所饋齋饌  
皆大慈寺前食物齋畢青衣負竹器以香草  
薦之乃施錢五貫令師市胡餅之費翁合掌

送出或問云此孫思邈先生也到寺已經月  
餘矣其錢將入寺則黃金貨泉也王氏聞之  
收金錢別給錢五百貫其僧散施之將知仙  
民恒在名山次嘉州羅目縣有詐孫山人貨  
贖不償直乞追攝問小童云是孫思邈也縣  
令驚怪出錢代償其人居山下及出縣路見  
孫公取錢二百以授之曰吾元伺汝於此何  
遽怪乎得金錢僧不知其終所

周杭州湖光院師簡傳

釋師簡姓趙氏丹丘人也弗循戒範放肆恬  
然擁破納衣多誦詞偈好懸記杭越間災福  
初無信者驗猶合符於一行景淳山經地理

別得徑門常言昔泰山道辯相塚得術餘無取焉喜為人迂山相塚吉凶如其言居無定所多遊族姓家言腹飢便求雜肉餐此外得美酒啜數杯而去初無言謝然長於勒書大字題牌寺觀門額書成相之吉凶隨言久近驗之始居杭西湖旁院無疾而終後有行客

營二

八

占

自長沙市中見携手話舊寄言與崇壽院主汝先負錢若干今放汝我眠牀芻薦下層有紙裹肉脯骨必應腐敗為弃之院僧依言果然見之因寫貌供養簡曾言尖頭屋已後火化去及州南塔戊午歲被天火焚之應言無爽矣

大宋明州乾符寺王羅漢傳

釋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酷嗜彘肉出言無風狂後亦多驗云嘗曝衣有盜者將欲奪之低頭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及開寶初年六月內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兩頰間鳴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

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剥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于本寺時僧正贊寧作碑紀異漢南國王錢氏私易名為密修神化尊者

大宋潭州延壽院宗合傳道因

釋宗合閩越人也遊蕪泛湘以求知識焉其

為僧也介立而寡慾羣居終日唯笑而已南楚之人且多信重後居延壽院故諫議大夫賈公玘判軍府聞之往謁見言話不接與人議曰得道之人豈入恒量度中耶賈乃堅請往文殊院住持爾日登座聊舉禪要而散明日告眾曰有故暫出諸賢不宜留難其裝束

營三

九

占

若行脚狀渡彭蠡至黃州驛前屹然立終還迹奔競觀禮時馬鋪使臣為營喪務造塔於立終處則開寶二年也今號真身院是歟又澠池大安寺釋道因不知何許人也遊處澠池澠澗之間自言出家人守儉則少千人與畜類為同行則無是非盈耳嘗養一烏犬出

入起卧不相忘捨每食以鐵鉢就火而炊糜  
熟與犬同食或前或後行止奇異人莫能測  
一旦僧亡犬亦坐斃今大安寺塑其像而肉  
身兩存開寶中也洛下崇信香花滿龕焉  
大宋印州大邑靈鷲山寺點點師傳  
釋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孟氏廣政中隱

印南大邑山寺多遊鄼肆中雖事削染恒若  
風狂或與人接必指點而言故目是稱焉有  
命齋食者酒肉不間率以爲常俚人亦不之  
厭也日之夕矣乃市黃白麻紙筆墨寘懷袖  
以歸行數里沈酣而至瞑矣所居之室雖有  
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鄰僧  
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  
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  
久之明闇間熟視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  
吏則襦裳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旦  
微詢其事怒而弗荅居數載印竿之人咸神  
異之後不知其終

系曰點點師而能切鬼別無高絜軌生物善  
亦與古人判冥司事者同邪通曰所作在心  
如不從正道力中生則與五斗米道同如不  
從有心符禁中起則感鬼神歸信驅策之耳  
故善戒經云若須神通感應感化度爲示神足  
莊嚴論中菩薩以神通變化而爲戲喜又或  
此是辟支行位人也故論云獨覺依彼彼村  
落乞食以身濟度不以語言示現種種神通  
境界爲令誹謗者歸向故

大宋天台智者禪院行滿傳

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也壽貫成童厥性明

黠篤粹所親求爲佛子受戒方畢聞重湖間

營二

十

占

禪道隆盛石霜之門濟濟多士遂往求解屬  
諸禪師存代滿往像章觀諸法席旣得安然  
次聞天台靈聖之跡由是結束遊之棲華頂  
峯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竈見人怡懌居幾十  
載未覩其愠色卧一土牀空其下燒香掃而  
煖之每日脫衣就牀則蚤虱蟻蟻焉安之及

餒餓得所還著衣如故或人潛捫其衣蚤虱  
寂無蹤矣先是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  
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也其寄生木必嫋嫋  
而側時謂此樹作礼茶頭也或不信者專伺  
滿出則紛紛然滿去則屹立亭亭更無動搖  
雖隨衆食量少分而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  
便溺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令衆僧  
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春秋年可八十  
餘滿多作偈頌以唱道焉

大宋魏府卯齋院法圓傳鑪師李通玄

釋法圓俗姓郝真定元氏人也宿殖之緣出  
塵無滯後唐長興二年投本府觀音院勤勤

誦習師與落髮間歲受滿足戒後策杖負囊  
巡礼諸方至韶山挂錫看大藏經焉晉開運  
三載却來本生地寓天王院越來年契丹犯  
闕戎王耶律德光迴至常山樂城而死永康  
王兀谷代爲蕃國之主時旋軍自鎮州董戎  
北返留酋長麻荅耶律解里守于下京即常

卷二

十一

山也晉之臣寮兵士盡在斯矣漢兒將帥謀  
逐醜虜其計未決兩分街巷漢人在蕃之中  
者蕃人先發無少長皆被屠戮之天王院八  
僧殊死圓預其數也其時見殺者尤衆初圓  
引頸兩受刃如擊木石然圓呼曰猛乞一劍  
遂身首異處至暮圓如夢中忽覩晚照亦微  
悟被戮意之自謂死已冥冥亦見日月迭巡  
舉一臂試捫其頸乃覺如故再三疑之不敢  
搖動慮其分落也又謂血凝所綴重捫之透  
頭有痕縫如線許大終身如此時城中既逐  
出蕃部稍定傍人扶起詰朝歸院院僧方將  
食粥見圓謂爲鬼物一皆奔散遲久審得其  
實喜言再生遠迹觀礼且歎希奇常山之人  
競陳供施圓自後復往諸方居無定所暨周  
顯德中寓大名府成安縣卯齋院温尋藏教  
以開寶六年忽謂衆曰人生虛幻何能久長  
物極則遷生死涅槃必無少別遂不數日而  
長逝黑白之衆若喪所親及送就茶毗日感

舍利若黍粟之粒焉春秋七十四法臘五十一時范魯公質親問圓厥由深加鄭重再詢履行則大藏經已兩過披讀矣又福州楞伽寺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厥初母氏懷娠冥然不喜葷載泊平誕育岐嶷異常不齊魚肉年及八歲甘嗜野菜若鉏斲種者即言殺

傷物命每見家廚烹燂毛鱗則手掬沙灰投于囊鑊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藝沉檀號為聖僧時侍御史皇甫政為留後請入府署因作肉餛子百數唯一是素者盤器交錯悉陳于前意驗其

凡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時皇甫部曲一皆驚歎每出街巷眾人圍遶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滅至是果終遂於寺前火化傾城士女哭泣依輪王法樹浮圖焉復次唐開元中太原東北有李通玄者言是唐之帝曾不知何王院之子孫輕乎軒冕

卷二

十二

占

尚彼林泉舉動之間不可量度身長七尺餘形貌紫色眉長過目鬚鬢如畫髮紺而螺旋唇紅潤齒密緻戴樺皮冠衣大布縫掖之制膏不束帶足不躡履雖冬無絨鞞之患夏無垢汗之侵放曠自得靡所拘絆而該博古今洞精儒釋發于辭氣若鏗巨鐘而傾心華藏

未始輟懷每覽諸家疏義繁衍學者窮年無功進取開元七年春賞新華嚴經曳笻自定襄而至并部孟縣之西南同穎鄉大賢村高山奴家止於偏房中造論演暢華嚴不出戶庭幾于三載高與鄰里怪而不測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餘無所須其後移於南谷

馬家古佛堂側立小土屋閑處宴息焉高氏供棗餅亦至嘗責其論并經往韓氏莊即冠蓋村也中路遇一虎玄見之撫其背所負經論搭載去土龕中其虎弭耳而去其處無泉可汲用會暴風雨拔老松去可百尺餘成池約深丈許其味香甘至今呼為長者泉里人

多因愆陽臨之祈雨或多應焉又造論之時  
 室無脂燭每夜秉翰於口兩角出白色光長  
 尺餘炳然通照以為恒矣自到土龕俄有二  
 女子衣黃布以白布為慘頭韶顏都雅饋食  
 一盃于龕前玄食之而已凡經五載至於紙  
 墨供送無虧及論成亡矣所造論四十卷摠

卷二

十三

括八十卷經之文義次決疑論四卷縮十會  
 果因之玄要列五十三位之法門一日鄉人  
 聚飲酒之次玄來謂之曰汝等好住吾今去  
 矣鄉人驚怪謂為他適乃曰吾終矣皆悲泣  
 戀慕送至土龕曰去住常也鄉人下坡迴顧  
 其處雲霧昏暗至子時儼然坐亡龕中白色

光從頂出上徹太虛即開元十八年暮春二  
 十八日也報齡九十六達旦數人登山見其  
 龕室內蛇虺填滿莫得而前相與啓告蛇虺  
 交散者少追感結輿迎于大山之北梵石為  
 城而墓之神福山逝多林蘭若方山是也墓  
 日有二斑鹿雙白鶴雜類鳥獸若悲戀之狀

焉大曆九年六月內有僧廣超到蘭若收論  
 二本召書生就山繕寫將入汾川流行其論  
 由茲而盛至大中中閩越僧志寧將論注於  
 經下成一百二十卷論有會釋七卷不入注  
 文亦為附於初也宋乾德丁卯歲閩僧惠研  
 重更條理立名曰華嚴經合論行於世人所  
 貴重焉

系曰北齊內侍劉謙之隨王子入臺山焚身  
 謙之七日行道感復丈夫相冥悟華嚴義乃  
 造論六百卷久亡至李長者之化行晉土神  
 變無方率由應以此身而為說法也或曰李  
 論中加乎十會經且闕焉依梵字生解可非

迷名耶何長者說法之有通曰十會理有宜  
 俟後到之經所解南無言高中虛也此配法  
 觀心也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故經云知  
 一切即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乃  
 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也觀李之判教該博  
 可不知華言義耶嘗聞幽州僧惠明鳩諸偽

經并華嚴論同焚者蓋法門不相入耳偽經可獲李論難焚伊非小聖境界也亦猶楊墨之說與儒相連行方外者復憎孔孟水火相惡未始有極苟問通人分曹並進無相奪倫哉

論曰丹成轉數服則登仙慧鍊功夫驗之果

營三

十四

占

證若或名未標於錄籍力未合於經王鳥以輕舉此身出過凡世徒祇眩曜肉眼驚忙猿心所謂釋氏之儔高下異爾亦乃譬同羣象也牙能舐觸鼻善卷舒力却九牛奔過駟馬矣別有阿耨池岸香醉山陰象則鼓雙翼以飛騰用七支而巧便與夫海山之象百倍絕

倫厥號蕩羅伐擊象中龍也諒知沙門有所感通斯之謂歟若夫能感所通則修行力至必有天神給侍是也能通所感則我施神變現示於他是也能所俱感通則二乘極果無不感通也昔深慧皎為傳創立神異一科此唯該攝究極位之聖賢也或資次徵祥階降

奇特當收不盡固有缺然及乎宣師不相次襲乃釐革為感通蓋取諸感而速通通則智性修則感歟果乃通也覈斯理長無不包括亦猶斑固增加九流變書為志同也復譬聖人重卦不亦愈於始畫者乎然則前不仰觀俯察後何變通此非宣師之能據嘉祥變例

而能矣原夫室靜生虛白心靜則神通儒玄所能我道奚若引發靜慮自在現前法不喧囂萬緣都泯智門開處六通由是生焉動相滅時五眼附茲照矣目連運用彰何第一之名那律觀瞻有是半頭之見迷盧入其芥子海水喻於毫端不思議時凡夫之心口兩喪

營二

十五

神通生處諸佛之境界一如復次我教法中以信解修證為准的至若譯經傳法生信也義解習禪悟解也明律護法修行也神異感通果證也孰言像末無行果乎亦從多分說也祇如檀特刻杖表侯景之西歸河禿指天知文襄之南面光師入安樂之行弟子證三

昧之門泗上僧伽十九類身之應現萬迴尊者五千餘里之往來諸方更有其異名此剎彌觀其奇迹難拘定態莫檢恒形從願海而起身元惟智積自意生而分質素是康僧岸觀菩薩之迎生英致秦襄之就食留年不測示跡無方或揚化於數朝或受齡於三百或令竈祠而墮或得御笛而迴珪戒嶽神安救唐相或渡龍兒而至或擊鏃骨而征入聖寺門認諸葛亮或神光出口或怪物沈河豐干識其文殊無相免其任俠夢送浮圖而渡海身分窰窟以安禪或放毫相之光或令公主之誕或獲珠之燦燦或擾虎之眈眈或記宰臣或移巢鵲壽過百歲身隱五臺或識草書或求聽衆或隱形而留影或見母而便生或題異辭或語燒獸記韋公之滅度驚張漬之夜歸不濡其服而渡溪不泄其穢而恒食或倒立而死或直吐其鳩或身首異處而還連或半年坐亡而復起若以法輪啓通多作沙

門之形設如異迹化成或作老叟之貌拾得瘡瘡可惡疥癩堪嫌或逆遁於恒流或講張於下類伊皆難測孰曰易知將逆取順之由反權合道之意耳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對曰怪則怪矣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情之怪乃反常背道之徒欺此之怪也非心所測非口所宜能至其涯畔矣令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煉成怪鬼則自然為怪佛法中之怪則異於是何耶動經生劫依正法而修致自然顯無漏果位中之運用也知此怪正怪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遂通故曰篇也故智論云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遂化衆生復置世界於一毛疑海水為五味故曰緣法察境唯寂乃照始驗佛門龍象間代一生出而攝諸不慙愧也矣

大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營二